

文心的合鸣

石英
古耜

● 军事谊文出版社



文心的合鸣

石英 古耜著

军事谊文出版社

(京)新登字:121号

书 名: 文心的合鸣

著 者: 石英 古耜

出版者: 军事谊文出版社(北京安定门外黄寺大街乙一号)
(邮编 100011)

发行者: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者: 铁十八局一处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版 次: 1995年1月第1版

印 次: 199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张: 10

字 数: 220千字

印 数: 1—2000

书 号: ISBN 7-80027-628-7/I.194

定 价: 8.50元

我为什么要研究石英

——《文心的合鸣》代序

近三年来,我把从事业余文学研究和文艺评论的相当一部分精力,投注到了当代著名作家石英身上——先后认真阅读了他包括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散文、杂文、诗歌、传记、评论在内的 30 余部,近 800 万言的文学著作,以及若干与他相关的研究、评论文字;掩卷之余,每有所思所悟,即展笺泐笔,连缀为文,其中仅相继披露于《光明日报》、《文艺报》、《新闻出版报》、《文艺理论与批评》、《小说评论》、《当代文坛》、《九州诗文》、《博览群书》、《黄河诗报》、《青岛文学》、《写作》、《地火》、《牡丹》、《山东画报》等一批报刊的,就有 20 多篇,近 10 万言。如此这般的阅读量和行文量,倘若放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里,或许不见得稀奇——无论是《金瓶梅》抑或是《红楼梦》,都曾让学者在遨游书山,博览典册的基础上,留下了洋洋洒洒数十万乃至上百万的文字——但作为对某一位当代作家的精神把脉和艺术品鉴,却分明突破了常规。它意味着石英这个既定的研究对象,对于我来说,已经构成了极大的审美吸引力和强烈的探知愉悦感。

曾有朋友这样问我:当代文坛,群星辉曜,各具风采,你何以单单在石英身上倾注了超出他人的精力和心血?换句话说,相对于当代文坛诸多名家的纷纭气度,石英究竟以怎样独特

的魅力,引发了你探究的兴趣和认知的快感?对于这个问题,坦白地说,我并不是在进行石英研究之前,即有明确而自觉的认识的。作为一名“票友”色彩极浓的评论家,以往虽然零零星星地接触过石英的小说,散文和诗歌,并且留下了极好的第一印象,但是,由于缺乏充分的文本占有和深入的背景了解,所以并没有产生解读的念头和阐释的欲望,更不曾预料在未来的批评实践中,它们所属的整个文学家族会成为自己异常重要的观照对象。即使后来应邀集中阅读石英的散文作品及有关资料,同时认认真真地撰写最初的评论文章,也主要是为了帮助学者朋友,完成出版社限期紧迫的稿约。此后,又有几篇关于石英散文的文章问世,从主观上讲,则更多是想让已经占有的书面材料和已经拥有的阅读感受,得到最充分的利用……然而,就是在这分明有几分被动的关于石英散文的系统研读中,我逐渐发现了、领略了其字里行间所蕴藏的某种沉甸而又活脱脱的东西,这是一种舒展的胸襟,一种深挚的情怀,一种健朗的风格。它使我兴奋不已,令我激动之至;它将我由衷地打动了,彻底地征服了。此时,我清醒地意识到:石英散文所显示的特定的精神、风骨与文气,同我心灵中久久蛰伏的某种审美理想、审美期待,已经形成了不爽的合鸣与强烈的共振。在此后一段时间里,正是这种合鸣与共振,令我情不自禁地徜徉于石英的文学世界:从散文到小说,从小说到诗歌,从诗歌到评论,从评论到其他;欲罢不能地关注起石英的创作轨迹:自“文革”前到新时期,自80年代到90年代……因为谈论石英其文,我结识了石英其人;而对作家的熟悉和了解,又从“知人论世”的意义上,进一步诱发了我对其作品的兴致,于是,我笔下的石英追踪与研究,便不知不觉地持续了下来,直

至从文字量上具备了一部专著的雏形。今天,如果以理性的目光审视这些文章的形成,那么,我以为:作为研究对象的石英,至少以三个方面的艺术特质和审美优长,牵动了笔者的批评取向和探知热情;或者说,笔者与作家石英至少在三个方面,构成了思想和艺术的天然呼应。

这些年来。围绕文学“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尽管有一些锐意鼎新的理论家,提出了若干“离经叛道”而又惊世骇俗的说法,然而,冥顽愚钝如我,却始终固执地信奉着文学是“人学”,文学为“人生”的传统圭臬。在我看来,文学这行当,倘若一旦失却了滋养美好人性的崇高使命,放弃了雕塑健朗人生的神圣责任,那么,它不是沦入供人们驱赶无聊的麻将桥牌者流,就是变为让人们赏心悦目的装潢摆设一类,它便从根本上失去了自身必须存在的理由和无法取代的价值。唯其如此,我于日常的文学检视中,从不喜欢矫揉造作,无病呻吟的苍白之作,也不多么看重玩弄技巧,徒有“形式”的华美之制;吸引我阅读目光的,更多是那些负载着丰赡社会内涵和深邃人生体验的沉实篇章,是那些从历史长河和时代激流中打捞出来的,震撼着世道人心的东西。而石英的文学创作恰恰表现出了拥抱历史与现实,嘉惠社会与人生的自觉追求和鲜明特征。在石英笔下,无论是小说抑或诗歌,无论是散文抑或论文,无论是长篇抑或短构,殆皆为主体撞击历史和时代的产物,其字里行间总有一种求真向善的生命底色在渗透,总有一股激流勇进的人格力量在张扬。特别是80年代末期以来的一系列近作,更是沿着向生活深层掘进的大方向,分别构成了以长篇小说为主要载体的深度人性探索和以散文诗歌为主要载体的历史魂谛追寻两大基本母题。其中前者如《密码》、《妙悟人生》、

《透视灵魂的世界》等，围绕“人生这部无字的大书”，展开了酣畅淋漓的人际关系破译和烛幽发微的人类灵魂剖析，由此给人以深刻的生命启悟，睿智的生活警策和立体的社会鉴照；后者如《幽思过后是激扬》、《袁崇焕无韵歌》、《青石板上的脚窝》、《梅香溢过江》等散文和《千秋正气谱》、《白山绿水赋》等组诗，则敞开真挚、深沉而豪放的情怀，写出了华夏民族的脊梁风采和千载历史的忧患所在，从而把不尽的社会思考、强烈的精神震撼和有效的心灵提升，留给了文坛和读者。显然，具备如此品格和功能的文学作品，从根本上满足了我的审美期待，同时亦自然而然地唤起了我理性建造的愿望——放出自己“为人生”的目光，把石英文学作品中匡世济时的精神矿富发掘出来，加以张扬，使它成为社会良知的一种滋养和人格理想的一种支撑。对于一名直面现实、关爱人生的文学评论工作者来说，这是一种责任，又何尝不是一种习惯，于是，我的评论笔墨同石英结下了不解之缘。

或许是太多地观览了精神创造的高蹈流俗，或许是过于相信那“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的古之诗训，在现实生活中一向沉稳、中庸，甚至有几分怀旧恋故的我，在进行文学的观赏和品评时，却特别推重那些执著探索，锐意创造的作家和常中有变、旧中寓新的作品。我执拗地认为：文学的生命在于坚实立足生活的沃野，以充沛的内在喷发力，不断拓展审美的空间，不断超越精神的线界；在于遵循“时运交移，质文代变”的规律，以自觉的艺术创意，不断调整扬弃自身的价值取向，不断变易更新笔下的形象特征。无论是一位作家抑或一部作品，一旦失却了稳中求变、推陈出新的能力，便无疑意味着艺术生机的萎缩和审美活力的窒息。当然，这种“求变”和“出新”，不

应是“皇帝新衣”式的为新而新，唯新是举；而应该是创作主体凭借时代赐佑向生活深处掘进所产生的新领悟、新体验的自然外化，是扎实而通达的“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正是从这样的文学角度出发，我搜寻文坛的目光又一次被石英和他的创作所吸引，如所周知，石英属于50年代中后期开始笔耕的那一批作家。他们这批作家中，尽管有人凭借丰厚的生活积累，开放的审美心智和执着的进取精神，在后来的当代文坛上留下了可以骄傲的佳作杰构；但是，对于更多的人来说，却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相应的文化环境，而在取得一定文学成就的同时，暴露了普遍性的创作缺憾，这就是：因思想的沉滞和观念的单一所造成的审美意味的定势感和艺术取向的封闭性。譬如：他们虔诚地崇尚和恪守现实主义，但是却从感情上歧视乃至排斥现代主义；他们比较看重作品的写实因素和社会价值，但是却自觉或不自觉地忽视了创作的写意成分和艺术品味；他们由衷地向往生活中的亮色和人群中的英雄，但是却不那么情愿正视现实中的缺憾和人性中的丑恶；他们十分喜欢并善于编织生动的情节和精采的故事，但是却每每忘记开采深度人性和烛照潜意识空间；他们欣然赞许一个作家应有一个作家的风格，但是却难以认同一个时代自有一个时代的文学；相比之下，石英的创作情况明显不同。他写于五、六十年代的作品，虽然难免打上那个时代的印痕，即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简单化、概念化的毛病，然而，进入新时期以来，特别是自八十年代中期迄今，他的创作却分明表现出既向生活的深度掘进，又向艺术的高度腾跃的可喜态势，同时挥洒出一派踔厉风发，奔突不羁的艺术气势，一种随着社会嬗递和时代发展而不断扬弃自我，探索未知，创建新境的审美风度。不是吗？在

《密码》、《妙语人生》等长篇小说里，石英固然依旧坚持对社会和人生的写真，但是这种写真明显引入了更多的隐蔽的人性内容和潜在的心理因素。因此，映示出一定程度的东方“心理现实主义”的特点；在《魅力集》、《最新的感觉》、《域外游记散文选》等散文新著里，石英虽然依旧注重理性的力量，但是，这种理性的力量一旦诉诸读者，却每每转化为新颖的感觉和灵动的想象，这便使作品更具有现代审美品格，同时也更接近美文特性；在咏史诗、咏物诗和山水诗近作里，石英一如既往地拥抱着现实，拥抱着生活，只是这种对现实和生活的拥抱，已经经过了心灵的过滤，个性的皴染，乃至历史的折光，为此，它更富有现代人推崇的私家语境和心史意味；还有，无论是小说近作抑或是诗文新著，石英都始终不弃人生的理想与信念，只是这种对理想和信念的追求，分明更多地揉进忧患色彩和悲剧因素，渗透了一种正视苦难而又超越苦难，磨砺人生而又愈挫愈奋的生命底色，这样的作品无疑充分体现了摆脱了禁锢的当代人特有的，关于人生、社会和历史的日趋深入的发现和愈近本质的体认；总之，迄今为止的石英依然高扬着现实主义的文学旗帜，而这种现实主义不是封闭的、沉滞的、刻板的，而是开放的、发展的、鲜活的；是大胆汲取着异域营养，充分呼吸着时代气息，不断进行着自我调整的，因此，也是充满了生命的新机和艺术的活力的。显然，这是一种契合着、体现着文学创作本质规律的，正确然却艰难的主体选择，同时也是一个作家真正有成就、有作为、有潜力的重要标识。面对如此跃然勃发的文学世界，向来看重文学变通与创造的我，自然很愿意深入其境，进行一番寻幽探胜，以求张扬那既属于石英、又属于自己的鼎新观念与意识。于是，我紧紧抓住了作为研究

对象的石英。

尽管文学家笔下早就有“文如其人”一类的说法,但显然这只是就“文”之风格与“人”之性格而言的;倘若从作品之精神格调与作家之人品道德的角度着眼,两者的关系便远不是如此的简单对应,而是要更为微妙,更为复杂,有时甚至恰恰相反。君不见:中外文学史上有不少名重一时的大作家,其笔墨文章堪称流光溢彩或炉火纯青,然而,一旦步入其实际人生,即可发现,他竟存有若干同文名文品迥然不符的缺失和污点。面对这样的作家,我们可以放出科学的目光,进行一种文化的检视和占有,但是,却无法敞开心灵的门扉,实施精神的拥抱和情感的交融。此种因作家人格缺陷所造成的心理障碍,在失去了时空间离与过滤的当代文学研究中,显得尤为突出和明显。它每每影响着批评家对特定对象的准确把握和客观估价。正因为如此,我在自己有关当代文学的批评实践中,总是希望选择那些人格与文格均臻佳境的作家,以期使作品阐释建立在人格首肯和敬重的基础上。而这时,石英理所当然地成为我重点关注的对象之一。因为,恰恰是在石英身上,我看到了一种以求真向善为本色的作人和作文的一致性。譬如:石英新时期以来的一系列作品,殆皆充盈着嫉恶如仇,刚正不阿的凛然正气,而生活中的石英同样是一位正义坚强,宁折不弯的硬汉子,十年浩劫他惨遭迫害,却始终不屈不挠,顽强抗争;石英的小说和散文,从内容到情感,每每表现出强烈的同情心和鲜明的平民意识,而现实中的石英同样是关心社会、关心他人,从天津到北京,他与许多平头百姓作朋友,而从不以名作家、大编辑自居;石英笔下所肯定所赞许的人物形象,大都具有高度责任感和强烈事业心,具有刻苦、勤奋、自强不息的奋

斗精神，生活里的石英亦复如此，多年来，他在繁重的编政之余从事文学创作，其成就超过了许多专业作家，这当中所包蕴的拼搏与专注，以及个人所付出的艰辛和牺牲，自是不言而喻；石英的文学作品一贯高扬着健朗、舒展、通脱的艺术风格，每每挥洒出一派亮丽之姿和恢宏之美，而现实中的石英同样有着磊落的心胸，开阔的情怀，旷达的脾性，他从不嫉妒任何人的艺术成就，亦不排斥任何与自己不同的意见，心里想的更多是繁荣民族的文学事业，培育国家的文学新人。在这方面，他主持《散文》月刊多年，让一大批无名的作者成为有名的作家，便是明证……毋庸置疑，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此种人格与文格的统一是难能可贵的。它不仅使文格因人格的映衬而更显真诚，而且令人格借文格的烘托而愈见光采。目睹这样一位文品人格两风流的作家，我研究和评论的笔触，既难以无动于衷，又无法浅尝辄止，可行的选择只有一条，这就上：把有关石英的品读坚持下去。

诗人，作家叶延滨在一篇关于石英的速写中写道：“读石英的作品就是在接受广泛的现实主义美学的熏陶。我曾经这么想，如果我想从事文艺理论的研究，那么我就逮住石英不放，逮住这个现实主义的石英……看理论上他是怎么阐释现实主义的，看小说创作他是怎么塑造典型的，看他诗的激情是怎么从生活中开掘的。”对于延滨先生这一番议论，我是由衷赞许，全然认同的；作为一名文学评论工作者，我已经进行的石英研究也在相当程度上含括和体现了延滨先生的思路；甚至可以这样说，我正像延滨先生所假设的那样，驱动理性的笔触，对现实主义的石英，进行着多侧面、多角度的透视与剖析。至于这一番努力准确与否，结果如何，这既有待于石英的反

馈,更期待着文坛的评说。

最后,还需要加以说明的是:由笔者同石英的文学对话所构成的《文心的合鸣》一书即将出版了。这对于我的石英研究与评论来说,可以算作前一阶段的总结,亦可以看作后一阶段的起始,因为,石英的文学创作仍在继续,而对于石英的追踪,同石英的对话,便不可能中途停辍。愿笔者的这一番劳作对当代文坛有所裨补、有所借鉴、有所建设!

古 昶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末于京涿

目 录

我为什么要研究石英

——《文心的合鸣》代序 古耜

古耜评论部分

散文评论

放歌生活的真善美

——石英散文论略 1

复合融会之美

——石英散文风格片论 17

激扬人生的艺术挥洒

——石英散文新著《看三国不掉泪》读感 26

熠熠着时代光华的美文

——读石英的两本散文新著 30

情·景·意·理：颖异隽拔的四重交响

——读石英的散文集《哲理之花》 37

“高山流水”有知音

——《石英游记散文选》品读 44

情思常“绿”笔常新

——读石英散文新著《最新的感觉》 48

民族与世界的心灵对话

——读石英的《域外游记散文选》	55
-----------------------	----

小说评论

性灵世界的多重透视

——读石英的长篇小说《密码》	61
----------------------	----

命运的写真与历史的烛照

——读石英的长篇新著《奇人行踪》	71
------------------------	----

在生活的迷宫里寻幽探奥

——读长篇小说《妙悟人生》	81
---------------------	----

砥砺中谱成的正气歌

——关于《妙悟人生》的一种读法	88
-----------------------	----

斑驳心景与强健人生

——长篇小说《透视灵魂的世界》读后	93
-------------------------	----

诗歌评论

诗艺的嬗递与诗美的腾跃

——石英诗歌近作漫评	100
------------------	-----

诗情：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处喷洒

——评石英的诗歌近作	109
------------------	-----

思接千载唱大风

——石英咏史诗赏读片论	117
-------------------	-----

其他评论

神思洞见两风流

——石英杂文漫议	124
----------------	-----

生命岩浆在艺术的边缘处升华

——石英散文诗创作片论	131
-------------------	-----

书案前挺起的健美人生

——记石英	138
-------------	-----

石英传略.....	147
-----------	-----

石英自述部分

创作谈

生活告诉我：你写！	153
我跟文学沾边儿.....	161
创作的苦与乐.....	175
观察与提炼.....	181
关于“编”的体会.....	186
我在工作之余是怎样坚持深入生活的.....	191
感觉与联想.....	195
写作生活点滴.....	199
是爱好，也是责任感	204
行路万里寻神思.....	208
应命三题.....	212

关于散文

一个散文作者的自述.....	216
与散文爱好者谈散文.....	224
也算经验.....	229

仍是新鲜的感觉

——散文写作心得.....	238
一见钟情.....	244
从诗意说到散文味.....	249

关于诗歌

关于诗的唠叨·····	253
学诗俚语·····	266
我写工业题材诗歌的感受·····	271
北大荒与诗·····	275
关于散文诗之我见·····	280
关于散文诗的通信·····	282
关于小说	
《文明地狱》的命运	
——我的第一篇小说·····	285
从五部长篇谈源泉·····	292
“敏感部位”的适当处理	
——小说创作谈·····	296
长篇小说创作琐议·····	302
从小说语言看文风·····	306
笔耕执末宜同步	
——《文心的合鸣》后记·····	石英

放歌生活的真善美

——石英散文论略

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石英是一位致力于多种样式的文学实践,且每一种样式的文学实践都成就斐然的作家。60年代初,当他还是大学三年级学生的时候,便大胆涉足传记文学的疆界,一部《吉鸿昌》曾赢得多方面的关注与好评;从50年代中期至今,除“文革”十年被迫辍笔外,他一直钟情于缪斯的追寻,先后发表了长篇叙事诗《1919年序曲》,出版了诗集《故乡的星星》、《夜海银花》等,1986年10月,在索非亚世界作家大会上,他咏诵的短诗《我来了,很快又要离去》,获该会即席创作并朗诵诗奖;在精心劳作于诗歌苑囿的同时,他还辛勤耕耘于小说莽野,60年代发表的中篇小说《文明地狱》,曾以几十万册的印数,映示了一种“轰动”,新时期相继推出的《火漫银滩》、《同在蓝天下》、《离乱之秋》、《奇人行踪》、《密码》等近十部长篇小说和《气节》等为数可观的中短篇小说,更是凭着思想的厚重和艺术的清新而每获称誉……然而,即此如此,我还是特别推重石英对于散文创作的突出贡献。换句话说,我在接受作家石英的时候,首先感到倾心和敬慕的是作为散文家的他。这样一种感觉和取向之所以形成,固然是鉴于作家30多年来始终把较多的心力投注于散文一体的创撰和探索,持续